



公子无耻

【下】

维和粽子
作品

GONGZI
WUCHI

她冷艳/霸气/一根筋。
他妖孽/变态/有点二。

失忆、网贴、龙豆腐、失窃、无耻：没下限的爱情才能长长久久。

失忆后的一见钟情神马的才是真爱。

银子神马的最美好了。

超值赠送 著名画手唐卡

手绘精美海报一张。

却没想到，即便再阻止，这两人仍是相遇相爱，一次又一次。

不曾许诺，不曾遗忘。

史上最全萌男主

清正美帅呆傻萌二酷

小编忠告 应有尽有

老虎扮猪出没，请注意。一应俱全

倾城
GONGZI
QINGCHENG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食 耻

【下】
维和粽子
作品
GONGZI
WUCHI

卷四 · 情归回春谷





第一章·死缠烂打爱

马车里燃着南疆特有的熏香，沈知离靠在马车壁上昏昏欲睡——终于离开南疆了。

半掀开帘子，沈知离托着下巴朝外望着。车窗外细雨如织，密密斜射。

这一趟历险下来，实在让沈知离感到身心俱疲。她还是比较喜欢在回春谷的日子，简单规律，也没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最重要的是……

车帘掀开，一张清俊的脸庞上堆满讨好的笑容。苏沉澈递过来一个红红的东西，“知离，刚摘下来的石榴，很甜哦！”

这家伙怎么还在？

两步跨上马车，苏沉澈坐到沈知离的身边，不知从哪儿取出一个海碗，一点点把石榴粒剥落进碗中。

石榴粒晶莹剔透宛若一颗颗红宝石，漂亮得令人食欲大振。沈知离对于苏沉澈的殷勤有种说不出的别扭，但还是禁不住诱惑，用小勺舀了一点，果然……好甜啊！

再抬起头，坐在那边的苏沉澈正一眨不眨地看着她，眼眸新月一般弯起，“知离，我考虑过了，既然你不想跟我回去的话……”

沈知离又吃了一口石榴，回看他。

苏沉澈羞涩地笑了笑，“那我跟你去回春谷好了，入赘其实也不是不行……”

沈知离一口石榴喷了出来。人赘？人赘你个头啊！我不想和你回去跟你人赘有一个铜板的关系么？

抹干净桌面上的石榴子，沈知离顿了顿道：“雷影呢？叶浅浅呢？青荇呢？翟凤呢？他们怎么放你出来的？”

苏沉澈想了想，“刚才不是下雨么？”

沈知离：“嗯。”

苏沉澈：“然后地上就变得泥泞了。”

沈知离：“嗯。”

苏沉澈循循善诱，“车轱辘就坏掉了，但是不能因为几辆马车就让整个队伍停下来，对不对？”

沈知离：“嗯……不对，等等……”

苏沉澈：“所以他们还在后面修马车啊！只有青荇和翟凤跟了过来，他们……”望了望天，“应该在睡觉吧？”

现在不是下午么？睡个什么觉啊？

沈知离抽抽嘴角，问：“那我师兄呢？”

苏沉澈龇牙笑道：“他应该在满队伍地找他的蛇吧？”

沈知离：“你又做了什么？”

苏沉澈：“没什么，就是藏起来了而已。”

沈知离松了一口气，那蛇对花久夜大概真的很重要吧？听过歌吹的描述，沈知离突然对花久夜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感到释怀，如果是她的话，恐怕会变得比花久夜还可怕吧？什么见人杀人见鬼杀鬼、报复全南疆，呃，不过这些花久夜好像真的做了。咳咳，但至少在看见自己母亲的墓时，沈知离不会像花久夜那么平静。

花久夜母亲的墓在南疆的王室陵园中，意外地好找。

这位王妃是真的已经过世了，但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悲惨。守陵园的是王妃过去的侍女，那是个看起来很和顺的女子。他们进去时，她正弯腰擦拭着墓碑上的灰尘。转头看见花久夜的瞬间，她的神色猛然一变，口中喃喃叫了声什么，一下扑过去抱住花久夜，哭得泪流满面。

花久夜却只是淡淡地推开她，走到墓碑前，磕了一个头。

从侍女的口中沈知离才得知，当年王妃的确是被后任的南疆王霸占，但没有受到多少凌虐。王妃是在知道自己女儿的死讯后，活生生把自己耗死的。她走得很安静，只是手里紧紧握着一枚玉佩……

沈知离一下就想通了，“那玉佩是你给了地牢里……”

老侍女脸色微变，最终颌首。

沈知离忍不住问：“那师兄的亲生父亲到底是……”

老侍女似乎挣扎了良久，脸上闪过一抹不忍之色，正要开口，却被花久夜拦住。

花久夜拉起沈知离，“我不用知道，我们走吧。”

沈知离被拽得踉跄，却一下觉得心有不忍。

她还记得那个变态南疆王说过的话。

“宵云，你怎么来了？”

“这不是你该来的时候，宵云，你先退下。”

“我只有云儿一个儿子，他不是我的儿子！”

那是父亲对儿子的态度，他让花宵云在阳光的世界里成长起来，受尽南疆民众的爱戴，成长为一个甚至善良到圣母般的王子，和花久夜是截然相反的类型。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可是，倘若他们其实是同父同母的话，该会有多讽刺？至少，沈知离在看见花宵云的时候，心中五味杂陈。

圣母王子被放出来时，身上还吊着一个瑟瑟发抖的柳瑟——她是不放心，来找沈知离的，结果歪打正着被送到圣母王子身边。

关了几天，圣母王子的神情黯淡了一些。沈知离踌躇着告诉了他一切，圣母王子无声地听着，一言不发。

直到沈知离说完，圣母王子才笑得满脸苦涩地道：“其实我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我父王种下的孽障，到底还是需要他来偿还。虽然是冤冤相报，可是为人子，我无法原谅你们的所作所为，若你们不杀了我，那就不要再来南疆了，不然即使是死，我也一定会杀了你们。”

沈知离点了点头，南疆她是真的不打算再来了。

把歌吹给她的瓶子塞给圣母王子，沈知离动了动唇道：“王子殿下，你的记忆可能缺失了一部分。这是蛊王大人给我的，喝下它，你应该会想起全部的事情，你身边的……”

圣母王子已经仰头喝下去了。

沈知离道：“没听我说完，你怎么就喝下去了？你就不怕我往里面下毒药么？”

圣母王子苦笑，“我现在已经被你们控制了，想杀我易如反掌，又何必用什么毒。”圣母王子脸色一变，豆大的汗珠儿顺着额角流到细长的眼尾。

沈知离心虚，“怎么了……这药真的是蛊王大人给我的，与我无关啊！”

圣母王子捂着肚子，一溜小跑地冲向茅厕。

沈知离捡过瓶子，嗅了嗅。有没有搞错啊，歌吹大人？为什么解药会是巴豆水，难道这个蛊太渣，巴豆就能拉掉了么？

最后圣母王子瘫软在床上，一脸菜色地握住柳瑟的手，对沈知离道：“我原本是想帮你解掉身上的蛊毒的，现在是没这个力气了。”

沈知离：“蛊毒？”

圣母王子虚弱地道：“就是……就是你身上的情蛊……”

情蛊？沈知离都快忘了这是个什么东西了。翻开衣袖，沈知离看了看上面淡粉的丝线，色泽似乎比之前见到的还要深。花久夜好像说，是因为它进化了的缘故。

苏沉澈把放着石榴的碗往里推了推，关心地问：“知离，你困么？要睡觉么？”

沈知离霍然抬头，“不用！”

大白天睡什么觉？

苏沉澈道：“你刚才看起来很累的样子。”

沈知离一扫萎靡，做精神抖擞状，“不累，我很好！你快滚吧！”

苏沉澈：“……”

沈知离突然身子一震，眼前的画面好似染上了动人的粉红色，无数纷飞的花瓣飘散在马车中，隔着重重雾气，苏沉澈的一笑一颦宛如刻在心上，清晰到连睫毛都根根分明。沈知离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加快，一股莫名的悸动涌上心头。

只见苏沉澈做委屈状，洁白的齿贝咬住粉嫩润泽的唇，那唇上的光泽好像一颗颗迷人的石榴粒，散发着淡淡的馨香，让人忍不住想咬上一口。他光洁的肌肤

更是如同一块上好的白豆腐，诱惑着人上前舔上一舔……口好干啊！好热啊！好想好想……

沈知离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把苏沉澈扑倒在马车里，她的双手撑在苏沉澈的身体两侧，长发垂了下来，微微拂动，而下面……

马车里的雪白软垫铺在苏沉澈身后，黑发散落，他的衣襟口大大敞开，露出白皙的胸膛和分明的锁骨，强烈的颜色对比刺激得沈知离视觉一震，而更刺激的是苏沉澈的嘴唇……

老天在上，我都做了什么禽兽不如的事情？为什么他的嘴唇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她不能对苏沉澈下手的啊！这浑蛋只是嗑了药才喜欢她的啊！万一做了什么就洗不清了啊！

苏沉澈眨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看着她，白净的脸上浮起一抹红晕，仿佛很娇羞的样子。

娇羞？你娇羞个屁啊！

一双手按住沈知离的腰，强迫沈知离贴近，苏沉澈用控诉的口吻道：“知离……你对我用强。”

沈知离：“……”

那扑面而来的温热而暧昧的气息到底是怎么回事？沈知离觉得自己瞬间像个煮熟的粽子，不断冒着热气。

为什么这么想？不对，是那个该死的情蛊。可是……啊，她忍不住想喘息，脑袋里好像又开始晕乎乎的了，怎么办，怎么办……

见沈知离不答，苏沉澈便微微侧开头，浓密的睫毛犹如小扇子一样合起，盖住眼睛，投下一片清幽的阴影，一副任人为所欲为的样子。

他身上好闻的气息萦绕在沈知离的鼻间，接着沈知离就听见苏沉澈用那低沉而满含磁性的声音羞涩道：“其实我不介意的。”

沈知离双眼迷离，呵呵一笑，就待兽性大发。

刷！帘子一下被掀开，有人轻巧地踏着车辕跃入马车，声音慵懒且杀气腾腾，“姓苏的，我的蛇呢？”

沈知离被丢到一边，脑袋撞上车壁——剧痛！她抱头弯下腰，疼痛冲散了脑中的眩晕，那股莫名而来的躁动也渐渐平复了下去。

良久后，沈知离直起身，富有冲击力的画面映入她的眼帘。沈知离的脑海里

只有一个念头——呃，这不关她的事情吧？

眼前两人对掐的场景带着十二万分的玄幻——居然是赤手空拳的肉搏！

花久夜抬手就是一拳，苏沉澈用手臂挡过。还不等苏沉澈反应，花久夜的手肘就狠狠撞向苏沉澈的脸，苏沉澈忙侧头躲开，道：“从我身上下去。”他的声音分明还是温和的，但此时却莫名地有种冷冽感。

花久夜浅浅勾唇，“敢动我师妹，我揍得你妈都不认得！”

苏沉澈揉揉眉心，无奈道：“你弄清楚了，到底是谁动……”

话音未落，花久夜的拳头就对着苏沉澈的下颌击过去。他的眼瞳眯起，眼角的伤痕越发骇人，口气理所应当道：“我管你谁压谁，反正我看到的就是你欺负我师妹。老子看你不顺眼很久了。”

拳头被苏沉澈接住，苏沉澈也沉了眼眸，“你若真想打架，我奉陪到底。”

“哼，你……”花久夜一顿，看向一边，“喂，沈知离你往哪儿跑？”

沈知离一边朝外爬一边道：“石榴吃多了有点口干，我出去喝点水，你们继续……”

花久夜骑着苏沉澈，对她勾勾手指，“给我过来。”

沈知离淡定地转头，“不要。”

花久夜轻笑一声，眼眸中射出两道危险的光芒，“师妹，你过不过来？”

沈知离沉默了一下，掉头爬了过去——趋利避害的本能行为真是令人讨厌啊！

在沈知离还未来得及反应之时，花久夜拉过她的衣襟口，定定地看着她问：“你喜欢这家伙么？”

被花久夜拽着，沈知离的姿势显得有些滑稽，踉跄了一下，才稳住身子。沈知离抬头刚想岔开话题，就对上四只灼热的眼睛，搪塞的话便堵在嘴里，一时说不出口。

似乎是硌到了石头，马车颠簸了一下，沈知离控制不住地朝前扑去，同前面两人滚做一团。

马车内的光线突然一亮，颜色暗深的车帘掀开，探进来青荇的半个头，“沈……”只说了一个字，青荇的双眼便立刻瞪大。

翟风在外面不耐烦地拽过青荇，自己顶上，张口正要说话……

光线霎时又暗了下来。

“咳咳，三位继续，我们过半个时辰再来。”

沈知离：“……”喂喂，你们不要走啊！我们是清白的啊！浑蛋！

晚上在客栈住下，沈知离很忧愁，因为所有人都用一种奇异的眼光看着他们，灼灼的目光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八卦气息。用这种眼神看人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是被人用这样的眼神盯着，就……到底那欲说还休的目光是为了哪般啊？

吃完饭，沈知离靠在床上，翻着客房赠送的艳情话本。

有人推门进来，沈知离抬头，“师兄……”

就知道晚上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花久夜抽走沈知离手中的书，坐在她的床边，翻了翻，不悦道：“这种污秽的书你怎么能看，下次看点有用的行不行？”

沈知离立刻无语——那你就不要看得这么津津有味了好不好？

清了清嗓子，沈知离问：“那个……蛇找到了？”

花久夜意犹未尽地合上书，“嗯，找到了。”一颗硕大的蛇头探了出来，嘶嘶地吐着蛇信冲沈知离友好地打着招呼。

沈知离僵硬着脸，我应该回个招呼么？

“对了，师妹，我们还有笔账没好好算清呢。”

沈知离警惕地道：“什么账？”

花久夜细长的眼眸闪着寒光，“别告诉我，你忘了你把我出卖给沈天行的事情。”

还真的忘掉了。

沈知离讪笑，“这么久以前的事情，就别这么斤斤计较了嘛！”

花久夜：“不行！”

沈知离叹气，“那你要怎么样？师父都已经死了。”

“沈天行死了就死了，至于你怎么补偿……”

长臂一把揽过沈知离，沈知离反应不及，脑袋便靠上花久夜的胸膛。修长微凉的手指如同摸蛇一般，有一下没一下地拨弄着沈知离披散在肩头的长发，花久夜托下巴沉思，“反正我下辈子估计就在回春谷养老了，衣食住行一应费用由你承担。”

沈知离咬牙，“好。”

花久夜轻笑，“别一脸苦大仇深的样子嘛，师兄为了你，可是连南疆的王位都

没去继承呢。”

沈知离低声嘟囔：“又不是我让你……”

花久夜从鼻腔里挤出一声，“嗯？你说什么？”握住沈知离头发的手指便蓦然一紧。

头皮好痛！沈知离痛得眼眶浮起水雾，“没有！师兄你好伟大，我都感动得快哭了……”

手松开，换成了温柔的抚摸，花久夜语调慵懒，“既然这么感动，帮我生个孩子好了。”

沈知离忙道：“不要！”你到底是为什么这么执著啊？

花久夜直起身，拽过沈知离，盯着她，无论是表情还是那双散发着危险讯号的眼睛，都让人感觉浑身一颤，“以前是因为沈天行，现在呢？你不会真的看上那个十二夜公子了吧？”

沈知离被骇人的目光吓得缩了缩，却又被花久夜拉住，完全无法躲避。

花久夜的视线转变为恨铁不成钢，提小鸡一样提起沈知离的后领，“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个没用的师妹！武功全无、性子软弱也就算了，说个话都吞吞吐吐的。”

沈知离挣扎，“放开我！”谁是你养的啊？我哪里软了？明明是少女心情你不懂好么？

花久夜懒得管她，丢出一句，“一句话，喜欢还是不喜欢？”

沈知离坐到一边揉着脖子叹气，面对花久夜，真是一点隐私都没有了，好痛苦！

喜欢不喜欢，其实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如果不喜欢，怎么会任由他纠缠这么久？如果不喜欢，怎么会在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涌起说不出的喜悦和安心？如果不喜欢，怎么会在知道他的喜欢可能只是一场误会时，自己这么难过？

可以欺骗花久夜，却无法欺骗自己。尽管一次次嫌弃苏沉澈，可是人心都是肉长的，被那样捧在手心里爱护，任谁也不可能不动心。如果可以，她宁可不要喜欢苏沉澈，毕竟注定是无疾而终。

沉默了一会儿，沈知离才闭着眼睛默默地点了点头。

好一会儿，沈知离没有等到花久夜嘲讽的话，只感觉到一只手缓慢地在她的脑袋上摸了摸，像是安抚也像是无声的倾诉。抬头，是花久夜略显复杂的目光，

怅然、无奈以及一丝淡到痕迹清浅的心疼。那样的目光，让沈知离一下子想起当年在回春谷的师兄。还是那个可以笑闹、可以肆无忌惮地倾诉，会保护她、陪着她、如友如父如兄如至亲的师兄。

眼眶默默地热了，沈知离拉下师兄的手，一五一十地把雷影跟她说的事情，转述给了花久夜。

花久夜道：“也就是说，这个十二夜公子之所以会对你一见钟情、百般追求都是吃错了药？”

沈知离点头，“我之前根本不认得他。”

花久夜绽开笑容，声音异常轻快，“这很简单嘛！给他配解药，甩了他吧。”

沈知离：“……”

花久夜揽过沈知离的腰，望向窗外，做畅想状，“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子满大街都是。一个十二夜算什么？回头师兄给你绑十个八个比他好一百倍的男子回来，反正江湖之大，什么样的没有？绝对个个都比那个姓苏的……”

清风皓月，长夜寂静，满天繁星在星空中闪烁不定。

窗口突然伸进来一只手，然后只听见一道极其轻微的双脚落地声，“那个姓苏的”已然白衣翩然地站在屋中。

苏沉澈：“……”小舅子为什么会在？

沈知离：“……”一点也不意外，我就知道你会半夜翻我的窗户。

花久夜松开沈知离，跳下床，双眼冷冷地看着苏沉澈，声音寒得像掉进了冰窟，“你这是半夜爬进我师妹的闺房么，嗯？胆子不小啊！”

苏沉澈眨着眼睛，微笑，“反正不是第一次了。”

“我管你第几次，打断你的腿就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花久夜掏出铁笛，对着苏沉澈就劈去。谁料苏沉澈根本不恋战，脚底一转就跃出了窗口，花久夜盛怒之下追将出去。

沈知离默默地盘膝坐在床上，抚额。这两个人就没有和平共处的时候么，为什么一见面就要打架？

“知离……”伴随着温柔如水的声音，是渐渐摸上她脸蛋的手。

沈知离木然地转头，拍下那只安禄山之爪，“你刚才不是……”跑出去了么？

苏沉澈也盘膝坐在沈知离对面，眼眸弯起，恰似窗外多情的明月，柔情漾在其中，足以将人溺毙，“外面那个不是我。”

调虎离山？好招！

“知离……”苏沉澈微微垂下头，额前的碎发在清风中徐徐拂动，欲说还休地半掩住双眸，“白天你都把我吃干抹尽了，可以负责么？”

沈知离：“不负责。白天的事，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苏沉澈抬起晶莹剔透宛若宝石的琥珀色双眸，轻咬下唇，一副被人始乱终弃的怨妇样，“不记得？”

沈知离毅然地点头。

不要装可怜！装也没有用！你根本一点也不可怜！

“那只能这样了……”

沈知离疑惑道：“哪样？”

苏沉澈看她，“你现在记得么？”

沈知离：“记得……啊……喂喂……”

苏沉澈握住她的手，穿过套得松松垮垮的外袍和里衣，直接按在自己胸前的肌肤上。胸膛因为呼吸而略微起伏着，能感受到苏沉澈有力的心跳声，一下一下，和他的人一样，真实得近在咫尺。温暖的热度一点点顺着掌心传了过来，细腻光滑的肌肤如同新剥开的鸡蛋。

沈知离觉得自己脸上的温度也一点点升了起来，她一边抽手，一边语气有些慌乱地道：“你在干什么？”

平时给病人疗伤摸人家是一回事，但是被这样按着去摸对方，真的好刺激啊！

苏沉澈按着她的手不松，还又往里面按了按，清朗俊逸的面庞浮起两抹醉人的酡红，咫尺间诱人之极，而他的语气中透出无限委屈，“你不记得了，那我只有让你再吃干抹尽一次了……”

手指无意间触到苏沉澈胸前的某颗突起，砰！沈知离觉得自己整个烧了起来——哪有被强迫着非礼别人的道理啊？

“慢着……我根本没想把你吃干……”沈知离的声音一顿。

琥珀色的眼睛倒映着月影，也倒映着她的模样。苏沉澈敛了几分玩世不恭，脸颊依然有淡淡的红晕，只是语气却比方才要正经许多，“知离，可是我想……”

沈知离：“你想关我……”

按着她手的手又紧了几分，心跳声近得仿佛就在耳边。苏沉澈的眼睛里掀起了醉人的涟漪，一圈一圈像是漾开了心河，“听见它在说话了么？它说好喜

欢你。”

沈知离的心跳突然漏了几拍，“你……”

苏沉澈垂了眸，“只要在你身边，就忍不住想要对你做些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我忍得很辛苦啊，知离……”嘴角的笑意有些苦涩，“之前离开你的那段日子真的很难熬，南疆这么远，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又万一你遇到什么危险，我不在你身边怎么办？除了这些，还有……我不在你身边，如果你忘了我或者喜欢上其他的人怎么办？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恨不能立刻就赶到你的身边。”

不要这么深情吧？这种级别的情话真的不是她能承受得住的啊！

苏沉澈却还在继续，“事实上，知离，我差一点就失去你了，如果我再迟一天到的话……”

“别说了。”沈知离闭上眼睛。

脸颊发烫，越来越糟糕的感觉，为什么会不由自主地相信他说的话？这家伙明明满嘴谎话，心也黑得一塌糊涂。而且，就算是真话，那也是因为吃错药了不是么？相信他，会被卖掉的啊！但贴近心的距离，心跳仍旧那般沉稳有力，一下一下，不紧不慢，如果是说谎的话，心跳会加快吧？那么……

苏沉澈的手指在沈知离的脸颊上蹭了蹭，声音低沉，“知离，我根本不敢想象失去你的日子。”

骗人的吧？哪有这么喜欢？沈知离无声地嘟囔着。

“不相信么？”

手底下的胸腔微微一震，一声轻微的叹息传了过来，混杂着无奈、纵容和些许的宠溺。沈知离不由自主地睁开眼睛，已经很近的距离瞬间缩小，苏沉澈的脸在瞳孔里骤然放大。他歪了歪头，灼热的唇印上了沈知离的。

苏沉澈的身上有淡淡的香气，说不上来是什么味道，却异常的好闻。那种气息将沈知离完全包裹，一时间，像是被那种浓烈的名为苏沉澈的气息迷惑，她竟然完全无法推开他。

唇齿间的温度传递过来，热切的舌尖顶开沈知离的唇，探了进来。先是小心地试探着触碰沈知离的舌，然后开始逐渐激烈地掠夺。喘息声在耳边煽情地回响，柔软的触感刷过齿列和上颚，间或轻微地按压搔弄，极尽缠绵。

沈知离只觉得脊背蓦然升起一股从未有过的酥麻，苏沉澈含住她的唇，细致地吮吸挑逗。只消不到一刻，沈知离就被吻得大脑一片空白，软绵绵地被苏沉澈

压倒床榻上。

激烈亲吻的间隙，沈知离只来得及思考一件事——为什么这个浑蛋的技术会这么好啊？

在又一个绵长的亲吻后，苏沉澈弯眸回答她，“看别人的。”

就算都没有多少经验，但是大家的自主学习能力明显不在一个等级上。

沈知离艰难地喘息，“不信……”

苏沉澈顿了下，想了想，“我还看过别的，不信我们再试试。”

沈知离：“……”

终于，在苏沉澈的手拉开沈知离的衣带、温热的指尖滑过她胸前时，沈知离意识到再下去，事情会变得无法收拾。

用尽身体里最后那点微弱的力量，沈知离抓住苏沉澈的手，道：“停下……”

苏沉澈装听不见。

沈知离无奈，手指微动，从袖口翻出银针。还没等她刺下，手腕已经被人攥住，压到头顶。

为了钳制她，苏沉澈不得不停下动作，似雪白衣凌乱，一边圆润白皙的肩头露了出来。他看着沈知离的那双眼睛已经不复清明，分明染满了浓烈的欲望色泽，却也因此漂亮得流光溢彩，一头乌黑润泽的青丝在纠缠中散落下来，唇上是狼狈的红痕，艳丽得让人几乎不敢多看。

可是……这种时候明明不该有纠缠的吧？苏沉澈还有那么多事情她不知道，而她也亦然。在这种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情况下，如果发生了什么，那……

沈知离又合了一下眸，才别开视线，声音尽量冷淡道：“放开我，出去。”

苏沉澈没有松开手，却也没再进一步行动，只是微微俯下上半身和沈知离贴合在一起——

好热的身体。

隐忍而充满磁性的声音低低地响在她耳边，“知离……现在让我放开你，会不会太残忍？”呵出来的热气让沈知离的耳朵骤然红了。

刚想开口，她就觉得一个灼热而坚硬的东西顶上她的大腿，顿时，沈知离浑身一僵。她当然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也知道苏沉澈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中。但是知道是一回事，亲身体会又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在知道后面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时。

沈知离略微动了动，那东西好像又胀大了几分，正非常欢快地蹭着她的大腿。
苏沉澈的声音似乎压抑得更厉害了，鼻息沉重，“知离，我忍不住了……怎么办……”

沈知离根本没听见苏沉澈的话，她满脑子都充斥着另外一个突如其来却又强烈地超过其他所有念头的念头——如果做那种事情，岂不是要让苏沉澈的……进到她的身体里？我……好脏啊……

她洗澡了，但是谁知道苏沉澈洗没洗澡啊？就算洗澡了，谁知道某个地方有没有洗干净啊？而且这种事情本身就很脏吧？越想沈知离的身子越冷，越冷就越硬，身上的热度冷却下来，脸上也恢复了面无表情。

苏沉澈松开压着沈知离的手，转为进攻她的衣服，“知……”

沈知离一巴掌把他拍了下去，苏沉澈按着额头，锲而不舍，沈知离又一巴掌把他拍了下去。坐直身体就要爬下床，腰被人抱住，沈知离抄起绣花枕头就砸了下去。

苏沉澈哀号：“知离……”

沈知离冷然道：“松手。”

苏沉澈：“不要。”

沈知离木然地转头，阴森森地盯着他，“你要强暴我吗？”

那目光、那语气、那口吻……

苏沉澈眨巴眼睛，“有点想。”

沈知离从头上拔下银簪，恶狠狠地看着苏沉澈。

苏沉澈提醒，“知离……光用银簪是干不掉我的……”他抱紧腰不松手。

沈知离面无表情地把银簪对准自己，“干不掉你，我干掉自己行不行？”

苏沉澈松手，扁扁嘴，眼巴巴地看着沈知离，“知离……我哪里做错了么？”

沈知离看着自己满身的吻痕，嫌弃的口吻抑制不住，“脏！”接着掩好衣襟，大步流星飞奔而出。

门外爆发出一阵抑制不住的哄笑。

翟凤捂着肚子，弯腰笑得花枝乱颤，“哈哈哈……沈谷主真是太厉害了，居然上床上到一半跑了……真是令人好敬仰，好敬仰啊……哈哈哈……”

苏沉澈敞着大半个胸膛，衣冠不整地走了出来，情欲之色尚未消退，一脸的